元命苞奎十二星十六度武庫之兵交昌六星一日上將天大將軍十二星在婁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漢書藝文志兵法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凡五十三家孔子曰好謀而成張良運籌帷幄之中論將其以謀爲勝耶能儔能攻能擒能縱能寬能猛能信能一能遠能近能高能下能勇能怯能饑能寒能勞能撫能受真降能受僞降能上兵許勝多許此之謂大將有事之時民之命繫於上兵之命懸於將非能通天地人者不可爲將昔雷海去病張巡岳飛皆不用兵法非不用法神明乎法而已文吏以廉爲本武將亦然後世有臨陣已分定某部下某麾下兵矣兵預領餉賂於將而竟免其顛倒賞罰也視此軍令未聞誅馬謖投書終日報孫歆李義山其有感而言歟若柴自新之宴誅賽娘神工鬼斧殆飛將軍耶論者

輒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夫其所存者不又萬萬乎故曰不戰而勝者爲上能備於未有事之先則又爲上上也春秋之法杜漸防微其旨亦奧矣哉志武功

武功

元

李鉉字伯鼎至正間襲兄鈞副萬戶守延平擒寇化寨寇糾衆受解福州圍擊福安寇戰於泗州橋弗克死之賦詩有君親恩莫報忠孝事難全之句事聞追贈鎮國上將江東道都元帥護軍隴西郡公

明

丁泉汶上人爲延平衛指揮同知正統間羅不一寇沙縣泉率衆奮勇先登殺獲甚多復搗其壘俘賊首蕭政通林福祿等後陞都指揮僉事天順六年上杭賊起泉往禦邑賴以全明年寇復來攻泉且戰且守寇力屈而去未幾巡方伍驥奉命督都司往勦泉獨入巢穴攻破石馬岐等寨卒與賊遇力戰而死邑民哀感爲像祠之成化十年知縣蕭龍以聞朝命賜額褒忠命有司歲時致祭

林墜有聲郡庠正統間沙尤寇起墜延鄰邑墜自

陳効力率民兵戰至建寧高陽里遇賊鼓勇而
前俘渠魁謝保大益其黨一百八十餘人斬首
六十餘級所至克捷事聞授尤溪簿陞廣西布
政司經歷

金廣固始人衛指揮僉事時鄧茂七雖就戮餘孽
金洪三等未殄廣率壯士追殲之賊平陞本衛
同知

金鼎臣襲職指揮同知司屯務清出匿田百畝邮
軍修城有保障功五登薦牘歷陞薊鎮遊擊

國朝

張國柱遼東人官副總兵鎮延平值揭竿蜂起山
海交訌蔓延八郡順治丁亥八月建寧陷延六
邑先後遭掠孤城四面受敵官民危疑國柱從
容守禦衝圍陷陣輒以身先所至望風解散拾
所棄軍資器械無算聞其聲者有小張飛之目
戊子三月大兵復建寧延圍以解反為同事所
誣幾受拷掠百姓願以身代當道悟寢其事改
海口雲霄鎮卒於陣

順天祿援勦副總兵官順治九年延寇陳統等分據大界七里徐東津湖坂各處爲亂數年百姓苦之天祿兵次建寧赴懇者雲集佯爲不理陰發兵分擊諸寨擒渠魁黃雲紀陳三等十六人俘賊卒四百餘人闔郡官吏趨赴演武亭集民兵環觀諸路檻囚一時畢至斬級自旦及暮復於人叢中縛所撫反側子戮其二三以示威餘皆膽落諸路悉平民大稱快

柴自新字鼎臣陵縣人延平右營守備順治三年南征之役自仙霞直抵延平兵不駐城市不易肆一郡生靈咸沐其德其時以署守備並防七邑值上游四郡寇亂殺邑令又破順昌及沙尤二邑民居破將樂戕殺邑令又破順昌及沙尤二邑自新東西勦殺平定功多十年仙塘巨賊吳賽娘聚衆結寨七十餘處索餉掠財瀰漫無極旨新語協鎮各寨嚴石阻險兵難驟進當以計破之逾年遂單騎入賽娘寨諭以禍福俾投誠賽娘懷疑未決因請治具要以誓盟保無虞次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置酒小樓上於樓下猺其軍飲至二更自新驟
起斬賽娘首用衣裹之太呼從樓上跳下率隨
行兵士奮勇殺出賊各逃散星夜馳至歸化報
聞高賀二副總大喜士民爭奉牛酒郊迎次年
又有會石強寇楊成洪假名聯甲勒派鄉都助
餉每月千計又招納亡命刦奪官運錢糧時自
新調防尤溪高副總至將樂急趣自新回縣贊
畫次日即合諸路官兵進勦賊眾拒鬬官兵
追殺陣斬甚成洪生擒賊首楊君贊廖衆珍等十
餘人亂平百姓慶更生云

南平縣志卷之十一

人物

道學

道生天地天地有憾而道無憾者也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葢舉夫人所尊者指之耳自冥緜孕根龐鴻培幹厥中惟靈厥外惟無自無生有實以嚮虛萌芽絶乎朕兆渾穆歸乎奕常堯伏以前苞符厥契逮尼山集成宏宣天口從容中矩軌轍來宙子輿篇末述見聞之知而慨然

於統緒之難繼也豈無所見而云爾乎秦政燼劫儒坑搆禍漢興表章賈董許鄭諸儒裒殘詁遺未遑折衷濂溪生宋挺繼孔門橫渠二程精微互闡於是而龜山立雪導以豫章愿中純粹和飲劍津紫陽執業親接講壇全體備於平實綜幽微於日用道無津涯由四賢求之則有其舟航矣夫談理者苦拘而延平之洒落固醰醰乎風月光霽也龜山本隸鏞州而鳩源多其世裔豫章生卒歸於南劍紫陽承提命於延平者

又最久故統志之志道學以四賢年表附焉

南平道學載羅李二先生不宜兼載楊朱二先生關後楊傳世最將樂並無一語及南平朱傳生於尤溪時往來延從遊之語究非南平人物今因重校特爲參論以俟修志者裁定焉

人物

道學

宋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子直　友諒

朱熹

楊時字中立五世祖自宏農遷地居將樂時生即穎異幼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顥卒時聞之設位哭於寢門而道南矣四年而顥卒時聞之設位哭於寢門而以書訃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謫士石之紀判

州教授　十九
四方之士不遠
天下多故有言
引舊典　成置諸
有使高麗者國王問
秘書郎遷著作郎
中孟子曰湯執中洪
人由斯道也熙寧初　人臣文
私祖宗之法紛更
舊熙寧之法一切廢
凡元祐之政事著在
是分爲二黨縉紳之
司條具祖宗之法著
行之當損益者損益
趨於中而已朝廷方
時政之弊且謂燕雲
輸之勞募邊民爲弓
言都城居四達之衢

者　十
魏　四
也　安
人　爲
日　乾
歷　世
卷　十
五

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是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耳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洲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技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聚者數十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鄉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

子廟廷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譚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日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焉爲馬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後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立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忿爭者有肯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惟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

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覓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

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
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
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
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
不可棄其學自立雪程門載道而南一傳而羅
豫章再傳而李延平又再傳而朱晦翁理學大
明有功往聖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所著有學
庸論語解易詩書禮記解周禮解經筵講義易
春秋孟子義較正伊川易三經義辨字說論列

子解莊子解日錄論奏議詩文等集子五廸逈
通適造俱登進士廸字遵道亦從學伊川先生
之門伊川先生深器重之稱其好學質美諸經
皆通於易春秋尤精惜早卒有遺文朱文公爲
之跋諸孫登科第者數十人宋紹興五年詰贈
左中大夫賜賻葬十二年追贈少師謚文靖咸
淳三年勑建書院御筆賜龜山書院額仍照郡
縣撥田以優其後有司春秋致祭元至正二十
七年加贈太師追封吳國公明成化元年乙酉

勅建道　廟宏治九年修

之請賜額曰紫[illegible]從祀孔子廟廷

國朝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允督學臣沈涵請

賜御書祠額曰程氏正宗

羅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劍因家劍浦

後徙沙縣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宋神宗熙

寧五年生從彥幼穎悟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及

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初從吳儀遊已而聞同

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

徒步往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

生時亦許其可與言道常講易至乾九四爻云

曩聞伊川說甚好彥即走洛見而問之頤反覆

以告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盡得

不傳之秘時常語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

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

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

愿慤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

如東漢處士名節有聞者多責以古聖賢之道

則畧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猶不學也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得者如此時之壻沙縣陳淵嘗詰之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奥學清節眞南州冠冕既而築室羅源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

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必生邑古德澤最厚莫如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可恃則周公曰君子有勸則天下必治蓋雖至今存可也

君子進則嘗有以之言使人主多畏善心

公故治小人常明其下也小人退則常有

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公孫洪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訪尚古文二者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然深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二年特科授博羅主簿未幾卒年六十四世稱豫章先生一子敦敘其遺書有詩